
《诗经》在 18 世纪的英国

——文本考据与个案研究

杨治宜

The Canon of Poetry in Great Britain of 18th Century

Yang Zhiyi

The *Canon of Poetry*, genesi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s well as hub of the classical education, has been acquainted by Europeans for over 300 years, whereas its reception is marked with shifts of attention. This study, by focusing mainly on its early phase of introduc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uld try to find out the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some translated poems which were left in obscurity for a long time. The argument would be carried along the temporal axis, by analysis and by comparisons, to reveal the hidden discourse of power behind the European academic study, increasingly objectified,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71 年,著名汉学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4—1897) 英文全译的《诗经》问世,并于 1876 年发行其

单行本；^①从此多家献美，各种欧洲语言的《诗经》译本层见叠出，理雅各氏首倡之功不可淹没。然而，在理雅各之前《诗经》的译介情况如何，目前对其概况虽不乏介绍，^②但还少有全面细致的整理和研究，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或许是因为早期译介情况复杂，篇章零散，并且资料获取有相当难度的缘故。但无疑，《诗经》作为中国诗歌之源、五经之首，它的译介在中西文学文化的碰撞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也亟待我们对其早期状况进行细致的整理和研究。

笔者就所见的有限资料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证，结构成文。即将探讨的主要是 18 世纪英译的《诗经》散篇，集中考察 1738 年出版于伦敦的《中华全志》(*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 2 vol.)，1761 年伦敦出版的中国小说《好速传，或令人愉悦的故事》(*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Story*, 4 vol.)附录之三《中国诗歌片断》(*Fragments of Chinese Poetry*)，以及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的《诗经》研究。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辨识翻译策略、考据译诗源流，更是要通过历时性的考察，瞥见翻译背后历史动力线的变迁。

一、《中华全志》与“大雅之音”

1738 英文版《中华全志》是 1735 年出版于法国巴黎的《中华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① 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144 页。

② 如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载《文学评论》，1993 年第 6 期；王丽娜：《西方〈诗经〉学的形成与发展》，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 Empire de la Chine, 4 vol.) 之全译本。^① 编者杜哈德神父 (P. Du Halde) 请与他通讯的多位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撰稿, 汇为洋洋一编, 材料丰富, 囊括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制度、典籍、风俗、器物等诸多方面, 颇合当时的“百科全书”潮流。然而, 杜哈德和他的撰稿人所注重的并非文学, 对翻译《诗经》更没有表现出多少热衷。虽然第一卷序言中提到, 《诗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并向读者保证将提供一些《诗经》的样本, “经过精心的选择, 忠实的翻译” (法文版 p. 28, vol. I) —— 然则“精心选择”或有其事, “忠实翻译”却不过空头支票而已。事实是在编者和译者的合谋下, 这些翻译多经删削甚至窜改, 以塑造符合他们需要的“中国”。^②

此书第二卷“中国典籍”部分收有马若瑟神父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翻译的《皇矣》、《抑》、《天作》等八首《诗·大雅》 (法文版 p. 369—381, vol. II)。杜哈德为《诗经》撰写了简介, 将“诗三百”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对人物的颂诗, 第二类反映王国的风俗, 第三类名为“比较” (comparaison; 当指六艺之“比”), 第四类揄扬高尚事物, 最后第五类是一些被孔子看成伪经的可疑诗歌 (恐怕即所谓“郑卫之音”)。这种分类方式不可不谓颇具创造性。此外, 在对中国历史、宗教的介绍中也有一些《诗经》片断, 如在“中国宗教”之首节《中国古代信仰》中, 有一部分叙述东西周换代、厉王至宣王的一段历史 (法文版 p. 14—15, vol. III), 主要是在《诗·大雅·生民之什》及《荡之什》有关诗篇译介的基础上重构。其翻译和叙述的策略, 我们不妨举其一例。作者写道, 在人民起义赶走了厉

^① 1736 年底曾出版《中华全志》的节译本。关于《中华全志》在英国的翻译与流传情况, 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第四章, 《杜赫德的〈中国通志〉》。

^② 关于耶稣会士译介中国时, 选择、翻译、解释的方法与其传教策略之间的渊源, 已有多名学者阐述, 可参看艾田蒲 (René Etiemble)《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孟华《伏尔泰与孔子》(新华出版社, 1993 年)。

王之后：

诗人这样反思：将自己藏于黑暗之中完全是徒劳，什么都瞒不过上帝；黑夜在他的眼里就如同白天。他刺穿人心最隐秘的角落，虽然人的罪孽设法逃避他的目光；他无所不在，即便人们试图藏身于最曲折的迷宫里最阴暗的回廊，他的光芒依然将之照亮。（法文版 p. 15, vol. III, 英文版 p. 646, vol. I）

倘若不说这是中国历史，听起来倒不像《诗经》，而像是《圣经》了。原文大体根据《诗·生民·板》：“（首节）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话不然，为犹不远。……（末节）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而游衍。”对章句的选择颇为任意，其意义的发挥更加自由。其实，《板》一章，汉儒以为“刺厉王也”，已难免附会之讥；而作者以为“刺厉王之不虔诚也”，就离题更远了。在作者笔下，这段历史的大概面貌是：厉王背叛了祖先的宗教，道德败坏，因此被人民起义赶走了（据《大雅·民劳》）；几位贤人对此进行了反省，赞美“上帝”的大能（据《板》、《抑》）；宣王即位，他比父亲更加具备宗教情怀，在国家遭受灾难打击时，他向“上帝”祈祷（据《云汉》）。总而言之，兴衰治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否具备坚定的宗教信仰。

为了帮助他们形塑中国历史，被选择的篇目主要来自《大雅》。然而，《诗》固可证史，但却有较强的抒情性，不可坐实为史；《大雅》更是郊庙祭飨乐辞，据以重构历史，则有意无意地会给历史涂抹上过于强烈的宗教色彩。此外，“国风”中的篇章一概未能得到介绍；罢落国风、独奏雅音，从中也不难看出《中华全志》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文学。

虽然有种种不足，但《中华全志》的介绍之功是不可湮没的。它对中国历史、思想和制度的着力描绘所塑造的东方形象，不论本心如何，但在欧洲启蒙思想曙光初露时分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借以反思自我的强大“他者”。

二、《中国诗歌片断》译文考略

素有诗名的托马斯·珀西神父(Thomas Percy, 1729—1811) 1761 年编辑出版的《好逑传》^①, 乃是首部欧洲译介的长篇中国纯文学作品, 它迅速被译为德(1766)、法(1766)、荷兰(1767)等多种文字, 风靡欧洲。

关于文学翻译的作用, 珀西在序言中提出一个独到的观点, 他认为自己奉献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有趣的标本”, 虽然其技法尚有欠缺, 人物也并不可爱, 但可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人, 因为和游记、回忆录、资料汇编等相比, 小说展现的是行动中的人。^② 珀西顺便讽刺了一下法国人: “一页菲尔丁(Fielding)比整本‘英格兰现状’或‘关于英国的法国书信’更能展现英国人的天赋与精神(genius and spirit)。”

遗憾的是, 由于翻译的粗疏, 《好逑传》原书中涉及《诗经》的典故(如《关雎》、《桃夭》、《绸缪》等)都被略去了。^③ 不过, 正文之外, 小说还有三个附录: I、一个中国的戏剧故事, II、中国谚语集锦, III、中国诗歌片断。珀西对中国虽无情感上的热爱, 却有博学式的热衷, 他从当时各种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抉剔搜罗来这些资料, 耗费不少心血, 因此德、法、荷转译本都保留了这些附录。我们将要讨论的《诗歌片断》(附于第四卷)收录了二十首古诗和一则寓言, 这

① 本文参照的中文版本是:《好逑传》, [清]名教中人编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② 关于小说翻译的功能, 艾田蒲(René Etiemble)先生也有类似看法。参见《中国之欧洲》卷下, 第 271 页。

③ 珀西并不懂中文, 而小说初版时又未曾署名, 故就其真伪时人颇多疑议; 因此 1774 年重版时珀西公布, 译者名叫 James Wilkinson, 一位侨居广州多年的英国商人, 1736 年去世, 手稿日期注明是 1719 年。对译者身份的考察, 请参看陈受颐: *Thomas Percy and His Chinese Studies*, 载 *The Vision of China*, Hsia, Adrian (e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3, 注 41。

虽然不是当时欧洲所能见到的全部中国诗歌,但却是它们首次“以自身为一目的”,而不是作为说明中国历史、宗教等等的手段,集结展现于时人面前。

范存忠先生在《珀西的〈好速传〉及其他》中谈到,“《诗歌片断》里中国诗共二十首,其中包括《诗经》的三个片断,一是《淇奥》,二是《桃夭》,三是《节南山》。”^①但事实上,所收录的《诗经》片断不止于此,共有六篇;此外,还有《尚书》一则,《论语》一则;尤堪注意的是第十五首,注为 T? -Chao-lin (杜少陵)所作,考其来源,实为杜甫《少年行二首》其一,这有可能是最早被译为欧洲语言的杜诗。笔者限于学力,《片断》中所辑诗歌尚有四则(第十一、十三、十四和二十)未能探明出处,其余已获考证的诗歌,我们不妨将其译文和中文对照,以求一览;但为节省篇幅,某些太长或分量略轻的诗,兹不全篇注引。

【之一】Elegiac Verses (p. 225—230): 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有删节;转译自意大利神父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的拉丁文著作《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cae, decas prima*, 阿姆斯特丹 1659 年出版),第 56 页。

【之二】A Chinese Panegyric, from an ancient ode (pp. 231—232): 出自《大学》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转译自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1692)、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 1625—1696)、鲁日满(Fran?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恩理格(Christian Herdrich, 1624—1684)四神父合著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哲人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3 vol. Paris 1687)^②,卷一,《大学》译文,第 9 页。

① 《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 157 页。

② 这本著作中除《孔子传》外,还包括柏应理翻译的《大学》,保留其中征引的《诗经》片断(此外还有《中庸》、《论语》及中国历史年表)。英国于 1691 年出版其节本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但仅存大意,并无“诗云”。

O the profound and rare virtue of the King Ven-Vang! \How happily did he unite the splendor of virtue with all his actions? \When Ven-Vang acted the King, he perfected himself in universal love; \When Ven-Vang acted the subject, he perfected himself in loyalty and observance. \When Ven-Vang acted the son, he perfected himself in dutiful obedience; \When Ven-Vang acted the father, he perfected himself in paternal affection. \When Ven-Vang had dealings with men in general, he perfected himself in unshaken integrity.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前两句来自《大雅·文王》第三节前两句。后面是传的部分,珀西由于不懂中文,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后面的译诗也多有此病。

【之三】Verses in Praise of VU-CUNG Prince of the kingdom of GUEY, from an ancient ode (pp. 233—234): 出处同上; 转译同上, 第 10 页。

Behold that bay, which is formed by the winding of the river KI; \Beset with tufts of verdant canes, how beautifully luxuriant! \So is our prince adorned with virtues. \He is like one, that carveth and smootheth ivory. \He is like one, that cutteth and polisheth diamond. \O how sublime, yet profound [is he] \O how resolute, yet cautious! How renowned and respectable! \We have a prince adorned with virtues; \Whom to the end of time we never can forget.

(诗云:)瞻彼淇奥,箴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

这是《卫风·淇奥》首章。下有注解:“中国的评论者曾子……

解释这第四第五句诗(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说,它们表示这位王子用来改造和提高他自己及其臣民所付出的不懈关怀:就像一位良好的工匠创作最优美的作品时一样,他永不懈怠,直到其作品达到最为精致的完美境界。”这一理解根据的是柏应理译《大学》,而后者显然参照了朱子注:“治骨角者,既切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复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绪,而益致其精也。”(《大学章句》)关于“切磋琢磨”,郑笺:“治骨曰切,想像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珀西译为“想像牙”(ivory)、“钻石”(diamond),虽有出入但意思庶几。

【之四】Verses on a Tyrant, from an ancient ode (pp. 235—236):出自《大学》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转译同上,第27页。

How craggy and broken, riseth eminent that southern mountain! \ Its assemblage of cliffs, how vast, and horrid! \ Thus formidable for thy power and dignity, \ Thou risest eminent, mighty master, royal YU; \ And all the people look up to thee with awe and terror; \ But not with love; for thou regardest not theirs, \ But thy own interest and welfare.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僂矣。

前四句为《小雅·节南山》首章无疑,但是“民具尔瞻”(all the people look up to thee)之后的译文很可能加入了传的内容,或者珀西自己的理解。

【之五】On an Amiable Bride (pp. 236—237):出自《大学》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转译同上,第23页。

The peach-tree in the early spring: how amiable, how lovely! \ Its leaves how beset with flowers! O how delightful! \ Such is the new-married bride, when she

passeth into the house of her husband, \ When she dealeth out their portions to his domestics, \ And dischargeth every duty to him and his family.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摘自《周南·桃夭》第三节,然译文末句可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之六】Among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pp. 237—238):出自《论语·子罕》;转译同上书,卷三,第 60 页。

The leaves and flowers of that fruit-bearing tree and continually wafted to and fro with the breathing Zephyrs. \ How [then] can I ever cease to think of thee? How can I ever but wish to see thee? \ Alas! Vain and empty wishes! Our respective dwellings are far asunder.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唐棣”,朱子以为逸诗。译文前面部分无疑是这四句诗的翻译,但末句令人费解,未知是否译者没有区分泾渭,凭自己的理解把“子曰”添作一处讲。

由于语言限制,以上关于译文的问题都无法参照柏应理神父的拉丁文译本来解答了。

【之七】A Fragment of an Ancient Ode, quoted by Confucius (p. 238):出自《大学》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转译自德国学者巴耶尔(T. S. Bayer, 1694—1738)辑著的拉丁文著作《中文博览》(*Musaem Sinicum*, 2 vol., 彼得堡 1730 年出版),卷一,第 132 页。

The yellow bird abideth on the summit of the woody mountain. \ By abiding there, she sheweth she is acquainted with her proper station. \ Why will not man imitate the bird?

(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摘自《小雅·绵蛮》。译文省略了“子曰”、“诗云”，都当成了诗句的一部分。

【之八】An Ode of Wey-v? -kong, a venerable old man of ninety-five, which he caused to be sung every day at the gate of the Palace (p. 239): 出自《大雅·抑》; 转引自《中华全志》1738 年英文版第一卷, 第 646 页。

In vain doth human force pretend to establish a state;\nIf the lord of heaven doth not lend a hand to strengthen it, it
tumbleth at the first shock. \ It is a water, which, not far
from its source, \ Loseth itself, and is dried up in the first
sand of the plain. \ It is a flower, which is blown in the
morning, and withereth at night. \ A whole nation is
corrupted by the example of a wicked king.

其出处当来自《抑》第四节“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并综合其他诗句复述此诗大意，并非严谨的翻译。如果不是参照《毛诗正义》小序：“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①，此诗几乎无法辨认。

珀西的译文显然在英译本《中华全志》的基础上，参照法文原本作了一些修订，并将散文分行，动词形式变得更加古雅，文字加以修饰，等等。下面其他引自《中华全志》的诗都依此办理。

【之十五】Among the poems of Tu-Chao-lin, is the following song (pp. 247—248): 杜甫《少年行二首》其一; 转引自《中华全志》1738 年英文版第二卷, 第 99 页。

① 不过，据朱子《诗经集传》：“楚语国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矣，犹箴傲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比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犹使人日颂是诗而不离于其侧。然则序说为刺厉王者误矣。”与上文我们提到的《板》一样，杜哈德再次采用了已为后人辩驳的汉儒之说，若有用心。

Ye great man of this world, do not laugh at that poor peasant, \ Who hath only coarse vessels of common earth to contain his wine, \ While you quaff it out of vessels of gold and silver. \ While ye are waited on by numbers of slaves; \ When you have drunk freely after your fashion, If both of you chance to be intoxicated, \ Ye will sleep together without ceremony under the same tree.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瓦一作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①

译文和原文相比，繁简相去甚多，不过，译者虽然翻译得不够准确，但大体理解了原诗的意蕴——罗大经以为此诗是“贫富贵贱皆可以一视”^②之义。其译介虽在英国政治家兼诗人 S. Jenyns (1707—1787) 18 世纪末选译出版的《唐诗三百首》^③之前，但是否就是最早被欧译的杜诗，则尚需对《中华全志》之前的著作有全面仔细的研究后才能下结论。

从第九首诗开始的诗歌片断及附加的一则《中国寓言》，都来自《中华全志》；除去这首杜诗和未能探明源流的四首外，其余都出自明代的笔记小说集《今古奇观》^④，盖皆故事里穿插的“有道是”之类，文辞俚近而程式化，道德说教性质很强，兹不赘引，谨列为一表：

①② 《杜诗详注》，（清）仇兆鳌详注，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35 页。

③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第 155 页。

④ 《今古奇观》（全二册），（明）抱瓮老人辑，顾学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

序号	引自	出处
9.	《中华全志》1738年英文版(以下皆同),卷二,第155页	《今古奇观》卷二九,《怀私怨狠仆告主》,第562页,“湛湛青天不可欺”四句。 ^①
10.	卷二,第167页	《今古奇观》卷二十,《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379页,卷首词后解说文字。
12.	卷二,第167页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380页,“手把青秧插野田”四句。
16.	卷二,第159页	《怀私怨狠仆告主》,第567页,“迟迟丽日”词。
17.	卷二,第165页	《怀私怨狠仆告主》,第577页,“雪隐鹭鸶飞始见”二句。
18.	卷二,第159页	《怀私怨狠仆告主》,第567页,“身如五鼓衔山月”二句。
19.	卷二,第151页	《今古奇观》卷三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第603页,“心慌似箭惟嫌缓”二句。
21.	卷二,第168页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380—381页,“楚威王闻庄生之贤”至“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

三、威廉·琼斯与《卫风·淇奥》

珀西《诗歌片断》中所涉及的《诗经》断章虽多,但他毕竟经过转译。并且,因为他不懂中文而只能依据别人的译文接触中国,他对中国诗歌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和欧洲相比,中国人既不懂得史诗,又没有像样的戏剧;不错,他们的古代诗歌简朴庄严,但从杜哈德提供的样本来看,这些只不过是些道德训诫(《中国诗歌片断》前言)。

^① 此诗宣讲因果报应,亦非《庄子休》篇独有。或许是来自其他作品,如宋朝话本《金刚感应事迹》(《永乐大典》卷7543)中就有此诗。

而第一位真正从中文翻译《诗经》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①，则对中国古诗称赏有加。这位会说二十八种语言^②的奇才，虽然中文知识仅居末座，但毕竟能够领略原文之美，故结论也与珀西有所不同。他在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一次关于《诗经》的年度报告（约在 1785 至 1788 年间）中说：“这些诗歌的风格有时过于隐喻化，而有时候又过于简洁以至于晦涩，然而许多人认为即便这种晦涩也是崇高而庄严的，如同古老的修会和庙宇，像弥尔顿说的那样，‘投下一道幽暗的宗教之光’。”^③

威廉·琼斯与《诗经》的缘分由来甚久。早在他 21 岁那年（1767 年冬），他就接触到了中文，并准备学习。^④ 大约 1769 年居停法国期间，他曾草拟一篇《论教育》的论文，第一段引用《大学》首章，以述孔子之圣的方法开始他对教育问题的探讨——不过，琼斯对中国制度（而非文学）的赞美似乎也仅此一回，很可能是因为刚刚读到柏应理译《大学》的缘故。次年 6 月，琼斯给他的密友波兰语言学家瑞维茨基（C. Reviczki）写了一封拉丁文信，提到自己近来在读柏应理的这本书，并且为其中的中国诗歌所打动。尤其是其中《淇奥》一首，“不可思议地庄严简洁”。他因此特地在巴黎皇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份《诗经》手稿中找到其原文，与柏应理译诗相比较，弄懂了每个字的意思，并自己用拉丁文重新翻译了一份寄给瑞维茨基。^⑤ 这首诗的直译本今已不存，但在《琼斯全集》卷六的

① 范存忠先生在《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十章）中，对琼斯与中国的关系有详细的考证。因此，本文主要只论述琼斯生平中与《诗经》有关的内容，及范文中未曾涉及的史料。读者不妨和范文参看。

② 参见《威廉·琼斯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edited by Garland Cannon, Curzon Press, 1993; 以下简称《琼斯全集》）卷二，第 267 页，注解。

③ “On the Second Classical Book of the Chinese”，《琼斯全集》卷四，第 117—118 页。

④ 《琼斯全集》卷一，Teignmouth 勋爵：《威廉·琼斯爵士的生平、作品及通讯》（伦敦，1807 年），第 68 页。

⑤ 这封信由传记作者 Teignmouth 译为英文，见《琼斯全集》卷一，第 142 页。

拉丁语论文《亚洲诗歌评论》(*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i*, pp. 6—7)中,保存了它的意译本,并附有琼斯用毛笔临摹的《淇奥》首节,字迹很是荏弱幼稚,而且漏掉了末尾一个“兮”字。这首译诗同样也收在了他 1772 年出版的诗集(以亚洲诗歌的翻译作品为主)中(《琼斯全集》卷五,第 317 页, *Ode Sinica*)。

《淇奥》首次直接从中文译为英文,则是在上述关于《诗经》的年度报告中。同时被翻译的还有《节南山》首节、《桃夭》末节,文字优美,颇有民歌风味(参见范存忠先生的介绍^①)。但很明显,琼斯此时还不能够独立翻译《诗经》,因为他选择的篇目都是柏应理《大学》译本中有的,尤其是《桃夭》,并非选择首节“灼灼其华”而是末节“其叶蓁蓁”,与《大学》所引一致。不过,这几首译诗到底比珀西所转译的更加准确,不再有诗传不分现象。其中琼斯最心爱的大约还是《淇奥》,因为他再次用毛笔临摹了其首节,笔力较之前已有长进(虽然还是漏掉了结尾的“兮”字),可见其中文水平在印度期间已有所进步。

琼斯在伦敦时曾与旅居英伦的中国人黄阿东^②交往,而在印度则有更多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1789 年 10 月 20 日,他在信中提到自己每年要乘潮水夜色去 Chinsura 拜访当地中国总督 Titsingh 先生(《全集》卷二,第 186 页)。尽管他向这位先生请教的似乎主要是植物学,但不妨猜测他也可能从 Titsingh 或者其他当地中国人那里学习中文。我们的根据不仅是他书法的进步,而且下面将会看到,他的中文发音似乎也有所长益。

琼斯英年早逝于加尔各答,年仅 47 岁,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

① 《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第 196 页。

② 生平事迹不详。琼斯与他的交往,以及在印度仍拟与他同译《诗经》的计划,参见范存忠文。黄阿东是我们确知的 17 世纪的沈福宗后,第二个到达英国的中国读书人。沈福宗跟随柏应理赴欧,英国东方学家海德(Thomas Hyde)向他学习了一些中文。

的中国之行^①，也未能遂翻译《诗经》的夙愿——早在他乘鳄鱼号帆船前往亚洲的途中，就曾写下一份研究计划，其中有“中国的‘诗三百’”（1783 年 7 月 12 日；《全集》卷二，第 3—4 页，注解）。而在他的遗物里人们发现一张纸片（DESIDERATA；《全集》卷二，第 303 页），开列出他的东方文学研究计划，其中不仅有“翻译《诗经》（Shi-cing）”，还有“直译孔夫子（Con-fu-tsu）的著作（当指《论语》）”。与他在此之前一直沿用的习惯拼法 Shi-king、Confucius 相比，这里的新拼法显然更加接近中文发音。这只能是与中国人接触的结果。

可以想见，翻译《诗经》的愿望多年来都萦绕在琼斯心头。设若假以天年，那么或许早在 18 世纪末或 19 世纪初，英伦三岛就能够读到琼斯的《诗经》译本了——琼斯在当时还是颇具诗名，并且翻译的波斯诗人哈菲兹等东方诗歌都获得了相当成功。在他身后，1810 年柴尔莫（A. Chalmers）编辑出版的《英国诗人作品集》（*The Works of the English Poets, from Chaucer to Cowper. 21 vol.*）第十八卷，收录了琼斯部分诗作，其中就有《淇奥》的三个译本：拉丁文译本（第 470 页）、英文直译本与意译本（第 468 页）。不过，另两首《桃夭》和《节南山》就没有了这份幸运。这大概是因为琼斯对《淇奥》情有独钟，其译文也比较出色的缘故。

余论：在 18 世纪身后

18 世纪的《诗经》翻译给我们留下的种种遗憾，在 19 世纪都得到了弥补。其实在理雅各的译本之前，1829 年，戴维斯爵士（John Francis Davis）在伦敦出版的《好逑传》新译本（*The Fortunate Union, a Chinese romance*）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原书

^① 见其 1791 年 10 月 18 日致 Sir Joseph Banks 的书信。他暗示自己打算绕道中国、波斯回国（《琼斯全集》卷二，第 217 页）。

用典就都得到了相当忠实的译介。这个译本当时流传不广,^①但实在可称善译。可见,六十余年间,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了解和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据介绍,戴维斯氏还有著作《汉文诗解》,举《诗经》及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②但笔者没有见到这本书,也就不知其详了。)

世事常多巧合。戴维斯爵士是东方翻译委员会的委员,而该委员会是年5月的报告,提到“在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是现代东方文学研究的鼻祖”。这一学会建于1784年,威廉·琼斯爵士正是其创始人兼首任主席。这样说来,戴维斯所踵继的不仅是珀西、也是琼斯的事业。就像两个人虽素昧平生,却突然发现彼此有共同的相识一样,三人之间的渊源也堪称错综有趣了。

然而,这段《诗经》的翻译史给我们提供的并非都是佳话。戴维斯爵士对中国理智上并无赞赏,情感上亦无幻想,他的冷静毋宁说是手术刀式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随着西方历史向东方逼近的脚步,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在日益增强,对中国的了解在日益增加,然而“中国”也在日益丧失其作为强大“他者”的参照系地位,日益沦落为不过是客观知识的对象。换言之,东方,包括东方的文学,都被西方无厌的知识触角“博物馆”化了^③。这样说来,“东学西渐”或许并不值得我们津津乐道,而是相反,需要在更加细致的资料整理基础上,反思和警醒。

2003年7月

2004年10月修改

① 事实上只有少数东方学者或者对中国有专门兴趣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参见《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②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第144页。

③ “博物馆”是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著名比喻。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8页。